

陳修信 李光耀提示“脫離大馬”言論 顯示大馬處境每况愈下 • 星洲人民反大馬前途光明 •

上星期六，聯盟政府財政部長陳修信，在福建會館的宴會上，提起新加坡有要與馬來亞西亞分裂的謠言，他說：「這是大錯特錯的，任何一州要脫離聯邦而自立，不僅沒有憲法上的根據，而且是違反憲法的明文規定。……」他還說：「要修改憲法就必須獲得國會三分之二絕大多數的通過，照目前的實際情形來看，……要取得國會三分之二的絕大多數來分地而治，根本毫無可能……」

隔天，新聞廣播部長洗魯，也在吉隆坡對此事發表評論，他指責某些“政治冒險家及取巧家”，「夢想把新加坡交給欲摧毀民主的外國勢力」。他甚至警告說，新加坡一脫離大馬，就會完蛋。

聯盟發出了這些言論之後，李光耀馬上就說：新加坡希望看到大馬成功，不需要談脫離問題。但是他却又說，當敘利亞自阿聯退出時，並沒有遵照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修改憲法的原則行事。

聯盟與李光耀集團，提出大馬的分離問題，不能沒有其內在的原因。「無風不起浪」，如果不是大馬面對重重內外患，相信這些一向是殖民主義者，高唱“大馬成功”的反動集團，是不會也不願意捲起這層滅自己威風的“大馬分裂”言論，他們提起這個問題，顯然是各有不能隱藏的“苦衷”。

自大馬成立以來，星洲人民已經親身體驗到大馬的壞處，人民不滿大馬的情緒不斷高漲，反大馬的鬥爭不懈地、前伏後繼地展開，反大馬的潛在力量不但沒有被聯盟及李光耀集團削弱，反而是不斷地壯大。這種情況聯盟不能不感到驚慌，因此，便來一個下馬威，恐嚇新加坡的人民：「不得退出大馬！」

同時，聯盟這一番話，亦警告李光耀不得對大馬有二心，不得投機取巧。大家知道，聯盟與李光耀集團的矛盾已日趨嚴重，李光耀不單無法登上大馬的總理寶座，反而

連新加坡總理的名堂也保不住，巫統甚至要把“總理”貶為“總管”。行動黨不能到聯合邦發展，聯盟的巫統及馬華却毫不客氣地在星洲大爭行動黨的地盤。李光耀之流，面對人民的反對及聯盟的排擠，於向星洲人民恐嚇之餘，有時便不免要向聯盟發發牢騷。

而李光耀答覆陳修信的這一段話，是否就顯示李光耀集團真的有意脫離大馬呢？

其實，這不過是它的兩面手法及投機取巧的再次表現而已。李光耀明知星洲人民反大馬的情緒高漲，如果再追隨陳修信恐嚇星洲人民不得反大馬的話，顯然只有使自己更孤立，使行動黨政權更遭受人民的唾棄而已。因此，他一面雖說「新加坡人民要大馬」，另一面却道

不及待地說：「[敘利亞自阿聯退出不必三分之二……]，企圖以此來扭轉人民對它出賣星洲人民利益的不滿，同時，還想以這樣的手法，向聯盟撒撒謊：「如果你們逼人太甚的話，要脫離也可以……」

然而，除非得到英國主子的允許，它是不敢真的要脫離大馬的。目前，英帝國主義者已發誓要繼續支持大馬，沒有群眾基礎的行動黨政權又怎敢隨便動彈？何況吳慶瑞之流於數天前，還說「如果沒有大馬，工業發展就完蛋」呢！

儘管聯盟的加緊恐嚇，或行動的李光耀的進行兩面欺騙，看清現實的星洲人民，是一定要邁開大步，繼續高舉反大馬的旗幟前進。

啓 事

為應讀者需求，黨報油印版合訂本第一集及第二集已再次出版。有意訂購者請向發行部接洽。又第三集合訂本亦即將出版。

砂第一省战火猛烈 安邦區英軍被炸死

砂拉越第一省，最近以來戰火猛，連續發生數次，擊毀英軍運輸機，炸死英軍等事件。

本月十四日下午，馬來西亞殖民軍曾在英吉里西南部森林地帶和當地游擊隊接觸，雙方展開猛烈戰火，但雙方死傷未明。

根據本月十八日砂拉越報紙報導，有二架英國運輸機，一架護航戰鬥機，在第一省打必祿作空投供應品時，被游擊隊地面炮火擊中，機身受損壞。

稍後，另有一架在比越克地區上空投供應品的飛機，亦受地面高射炮密集射擊。

廿一日，砂拉越第一省安邦地區發生爆炸事件，結果造成兩名英軍死亡，另一名士兵及三名平民受傷。

保安當局並沒有說明爆炸事件及死傷者真像，只說：他們是保安隊，此乃是出於非常意外，蓋此軍隊正欲於今日動程至北馬基地。



評英國工黨上台執政

上周末揭曉的英國大選，宣告了保守黨的下台，工黨以極微小的多數議席上台執政。這次大選耗費的浩大，競爭的劇烈，為歷屆大選所僅見。據說，兩黨和當局的競選總開銷，不下一億英鎊，就就選時間而論，兩黨早在一年前就做準備了。這樣費命的搞大選，會為英國人民帶來什麼好處呢？對於國際局勢又會起什麼積極作用呢？要了解這些問題，我們不能不談談工黨的本質，並且看看工黨的過去和現在，就不難知道它的將來。

工黨過去會做了什麼？

工黨在一九〇〇年成立，過去曾四度執政。這個政黨雖然標榜社會主義，但這種“社會主義”是主張勞資合作的，並主張一切改革都應該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進行。這個黨雖然冠以工人之名，但一直和壟斷資本集團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工黨不僅不努力而且還反對摧毀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資本主義制度。其所以叫工黨，不過是為了欺騙勞動人民罷了，只有頭腦太簡單的人才會因為它叫“工黨”就以為它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

工黨在一九四五年之間曾經執政。這時期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英國因戰爭浩劫而面臨經濟危機，而亞非民族獨立鬥爭的浪潮正日益高漲，英國的許多海外殖民地的人民都紛紛覺醒，要求擺脫英國的殖民統治；國際上的反帝風暴異常猛烈。讓我們看看工黨政府在這期間做了些什麼：

在國內，工黨政府拼命壓制與分化工人的鬥爭，凍結工資，為壟斷資本家效犬馬之勞。在對外方面，一九四九年參加美帝國主義者拼湊的北大西洋公約機構；一九五〇年在聯合國投票贊成侵略朝鮮，並且派軍參加侵略朝鮮的罪惡戰爭。馬來亞人民尤其不會忘却的是：在工黨執政期間，英殖民主義在1948年對馬來亞人民實行血腥鎮壓，把我國投入緊急狀態的恐怖氣氛中。

以上所舉的只是工黨過去的反動行為的部分重要事實，但已經足以說明工黨實質是個資產階級的政黨，它完全實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政策。

今后工黨將做些什麼？

工黨上台所面臨的頭號難題就是怎樣挽救日益衰退的英國經濟。目前，英國的貿易逆差已激增到入超一億一千餘萬英鎊的嚴重地步。據報導，英國的黃金儲備已減少到

十億英鎊以下，比通常認為穩定貨幣之水準還少，照此下去，英鎊危機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事了。英國經濟情況的惡化，首當其衝的是收入低微的勞動人民，這就必然使英國國內人民的不滿日漸加深。事實已証明了這點：工黨上台不過三天，全國碼頭工人就為了增加工資而準備展開全國性罷工。

面對這樣重大的難題，工黨新政府採取什麼步驟呢？說來不過是如下幾項：限制入口，並對外國入口商品增加關稅，抽調英國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三千七百萬英鎊存款。但這區區的三千萬鎊，是無

法補救一億鎊以上的入超的，這措施無疑是杯水車薪。至於限制外國商品入口並提高入口稅，這項措施影響到所有英聯邦國家與英國的西方盟國，勢必引起它們強烈的反響和普遍不滿，使英國與這些國家的矛盾加深。應付工人鬥爭，工黨將依然採取老辦法：壓制與分化，特別是通過工黨在工會的代理人，圖使工人鬥爭導致失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盤踞在工人組織當中的工黨份子，越來越難控制與欺騙生活日益困苦工人，目前碼頭工人的鬥爭就是明証。

在對外方面，工黨首相威爾遜一上台，就大聲疾呼要加強英美聯盟，實質就是要繼續和美帝國主義者合伙去對付世界各地的進步力量，特別是鎮壓東南亞民族解放運動。我們堅信，東南亞各國人民將以堅決的鬥爭來告訴美英帝國主義者（轉入第三版）

中國經濟 欣欣向榮

這幾年來，中國的經濟狀況已大大地進步。工業和農業方面的生產高潮正在形成。工農群眾的熱情和幹勁衝天。在[互相比較、互相學習、追及先進、協助落後]的口號下，增產及技術革新運動已廣泛、深入地展開。

今年，夏季的穀類收穫比去年有更進一步的增加，冬天下種的小麥，在很多地區的收穫比去年增加了10%。這應歸功於耕種面積的擴大、按時灌溉以及小心看顧。今年的早稻的產量也比去年高，而秋季的穀類莊稼正在成熟，有些已經收割了。其他的工業、農作物，如棉花、甘蔗、和烟草等，今年的收穫量比往年有更高的增長率。

畜牧方面的發展也進展得很快。至六月止，內蒙古自治區已增加了1000000隻年輕的畜類，使全區的畜類總數增長37.7%，今年上半年，北京近郊的農場，比往年同時期增加了50%的豬產量，同時，售給國家的豬也增加了130%

農業的全面增長，是與工業的良好發展互相配合的。今年的工業增長將比往年更高。

尤其是在農業生產所需的重工業生產、及以農產品為原料的輕工業方面，有最高的增加。在1964年，為了應農業增長的需求，國家已加強化學肥料、及其他農場化學

藥品、殺蟲藥、農業機械、小型及中型的農場用具等的出產。農場產量的增加也對輕工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全國各地的紡織廠、煉糖廠及糧食加工工廠都有充分的原料進行大量的生產。

農業需求的重工業產品，以及以農產品為原料的輕工業產品的大量增加，反映了中國的工業及農業相互支援，相互推進的好現象，同時，也加強了工農聯盟的基礎。

今年，中國不只在工業產量方面增加，而且產品的種類也多樣化，同時品質也提高了，價格亦降低了。而且，市場上日用品的供應非常充足。國家的貿易部門將大量的肉類，鷄、鴨、蛋、魚以及蔬菜水果運送全國各地城鄉，以較廉宜的價格賣給人民。

這一切，顯示中國的經濟正欣欣向榮，在廣大群眾的努力下，生產高潮正在開始，而且將繼續不斷的發展。

古晉驗屍庭再度開庭調查

政治扣留犯王仰仁死因

研訊過程疑團乃存在，驗屍官認為扣留所中有人撒謊

砂拉越古晉驗屍庭十月廿一日再度開庭調查政治犯王仰仁死因。在驗屍庭上，馬來亞政府病理學家巴拉辛漢做了三小時的供証，他告訴驗屍官丹尼爾推事說，政治扣留犯王仰仁係因上吊自盡而死。他告訴驗屍官，他沒有見到死者之皮膚組織，他的見解是依死者死後的照片所得。他供稱，他曾經檢驗自死者喉部所露出之機體組織，結果他發現：1.死者喉粘液擁擠；2.左邊之甲狀軟骨破裂；3.左邊舌骨破裂。他指出，這些都是因吊頸自殺所造成。

驗屍官丹尼爾問他說：舌骨是否可用木條或拳頭擊破；他回答說：可以！

死者代表律師楊國斯盤問有關他的報告和原來剖驗死者的勞德醫生所做的報告有不同點時，巴拉辛漢醫生辯護說：我強烈反對來此和我的同事（勞德醫生）抗辯。

庭上繼召請馬來西亞警察助理總監兼吉隆坡警察總部罪犯調查局高級警官拉查氏供証。他宣稱，他曾經詳細研究過第一次驗屍庭之証

據。他也認定死者是吊頸自殺。

驗屍官丹尼爾旋問他是否知道誰在死者死前給酒死者。

拉查氏表示，此事至今乃是個謎。不過，他說，他在警察服務多年，他的見解沒有任何卑鄙行為受嫌。那是一宗明顯的吊頸自殺案件。驗屍官稱：所存在的事實是，盤問所一定有人撒謊。拉查氏遲疑一會答：留情報。

驗屍官繼稱：若你盤問過所有守衛，他們都說沒有拿酒給死者，那麼就是有一個人說謊，對我來說

是很明顯的，那不是“留情報”問題，乃是撒謊。

最後，庭上重召郭燕媛醫生供証，他是在勞德醫生驗死者後第三天（六月十九日）檢驗死者之屍體及喉部。

他說，他發覺連接舌骨與甲狀軟骨之帶伸長有些血跡圍縛在柔軟

（轉入第六版）

（接第二版）

，如果它們要繼續其侵略政策與戰爭政策，那末，它們一定將面臨比過去和現在更慘重和可恥的失敗！

英國新首相威爾遜還再三聲言，要繼續支持新殖民主義的產物馬來西亞，繼續進行屠殺北婆正義人民的罪惡戰爭。這就十分清楚地說明了：工黨政府是實行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政策的，是決心與全體馬、星、北婆人民為敵的。值得我們警惕的是，英國工黨由於標榜“社會主義”，它可能採取比保守黨政府更狡猾的手段來欺騙與鎮壓星馬與北婆人民的反帝反殖鬥爭。但是，無論如何，星馬和北婆人民反對新殖民主義，爭取民主與民族自決的鬥爭，絕不會因為工黨上台而緩和。相反地，人民將會充分利用英帝國主義者面臨重重困難的時機，加緊進行反對英帝國主義及其追隨者——聯盟政權的鬥爭！

，再爭下去就不團結了，就要分裂了”李總理還警告說，再爭下去會引起“內戰”的。

看到“內戰”兩個字，心悸得緊，惶恐中好像看到了許多軍旗在揮舞招展，有帆船的，也有閃電的。一下子，兩軍交鋒了，撕殺了，扭成一團，手榴彈、機關槍、大炮、乒乒乓乓，殺聲喊聲，混成一片……待得在危亂中驚醒過來時，忽然覺悟到“內戰”是要有軍隊的，而行動黨目前好像還沒有，於是才稍為放心，知道“內戰”在“兩年內”大概是打不成的。

正是：陽關大道他不走，獨木小橋爬着過；使奸弄邪得惡報，社會主義是大道。



權貴斗争 遺害百姓

·林爽·

中國試炸成功、克魯雪夫下台、英國工黨執政，是上週間國際三大要聞。不過，這都是人們預料中的事，不足為怪，獨有本地行動黨與聯盟公佈達成“協議”，才是奧妙得很。

這“協議”的內容大意是：行動黨在聯邦不可再增設支部，擴大活動；相反的聯盟却可以在新加坡活動，“加強組織，擴大活動範圍”；另者，該兩黨即“雙方政府”保證在今後，兩年內不可再吵嘴罵架，如此云云。

相當清楚的，這個“協議”對行動黨來說是要委屈一點，須要“忍耐”一點。以李光耀氏的詭言善“變”而拾回一個如此這般的“協議”，想來談判的“雙方政府”已各自作了最大的“讓步”，讓到無步可讓了。

行動黨同聯盟之所以需要這麼一個協議，理由據說是要“避免因政治爭論而引起衝突，並為“避免觸動種族情緒”，這至少說明了一個事實：原來種族仇殺是由聯盟與行動黨之間的權利鬥爭而引起和發生的。

李光耀“千辛萬苦”地趕着去吉隆坡尋求一個“兩年的妥協”，固然有其難言之隱，但以目前來論

，這番努力倒是真的誠意殷殷，毋庸置疑。也許有人說這是“緩兵之計”，這個，鑒於“成人之美”，不說它也吧。

種族仇殺是可悲的，也是可怕的。如果聯盟與行動黨今後（就算兩年也好）真的遵守協定，不再挑起種族情緒，那老百姓真的就“萬幸”了；萬一聯盟或行動黨任何一方又要火拼了，那也請千萬不要再觸動種族情緒才好，老百姓的生命是玩不得的。

這場權勢的爭論，就像一枚氫氣彈要在老百姓頭上試炸一樣，怕人得很，以為又要宣佈“戒嚴”了，幸好沒有。看來李總理已不敢再爭論了，他不是說：“不要爭論吧



續上期

我的妹妹

[你——] 妹妹目光一閃，帶點興奮的口吻說，[曾經是我的導師。教我怎樣去認識這世界，怎樣去改造這社會，又怎樣去承擔更多人的痛苦，同時去剷除這苦難的根源。] 頓一頓，她又說，[可是，老實說，這些年來，你多少變得消沉了。似乎很難比以前提得更高一點。可總覺得，有點往後退——比如對時局，對周圍事物的關心和熱忱，至少比從前減退得多了。

妹妹搞亂了我的心湖。明天，我將遠離父母親，遠離妹妹，到那遙遠的地方去升學。妹妹和朋友們為着我的升學，替我東奔西跑，湊足錢，一心一意要我完成學業。為的是什麼？今後，在一段長時間里，我將遠離苦

難的土地，遠離熱騰騰的鬥爭，而生活在另一個天地里。這些年來，為着生活，我的確掉進了個人的圈子里，銳氣漸漸削平了，看不慣的事，也逐漸[慣]了，我真的有些麻木……那為土地流盡最後一滴血的誓願那里去了？想着，想着，我的頭漸漸低了下去。

就這樣，我第一次踏上熟悉的碼頭，誇上外國輪船。妹妹沒有來送我。她已經被逼得連露臉的機會也沒有了。在我離開家門的最後的一時刻，她跑來看我。同時也帶給我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

[是啊，為了更大的愛，愛自己的父母和愛土地人民應該是一致的啊！] 我想起那首歌，那首敘述到一個忠於土地，對土地人民懷着最大的愛的孩子，怎樣在一個暮色蒼茫下告別了自己親愛的母親的情形。那首曲的旋律是由妹妹譜成的。而我正是那歌詞的填寫者。而今，當妹妹向我提出同樣的問題，我多少有點猶疑了。母親懷着溺愛的眼光和父親聲聲的咳嗽緊緊地扣着我這多情的孩子。如今，父母親眼前只留下妹妹一人，要是，妹妹的眼光，一下子探到我心靈的隱痛處。

我終於一手摔開情感的繮繩說：[只要需要，你決定吧！]

妹妹的臉上，頑強地、滿意地一笑。這倔強的姑娘啊，是在試探我，考驗我。我相信，我的答案如果是否定的話，只要那一天，她準會雙手一擺，帶着信念，踏上征程。

我的估計沒有錯。那一天，在郵差手里，接到從家裏寄來的一封信。是出自妹妹的手筆，很薄。我抖抖地折開。信是這樣寫的：

哥哥，我最親愛的哥哥，這是我給你的一封信，也許是最後的一次了——在某種意義說來。距離我投郵的時間只有五分鐘了。我就要離開媽媽和爸爸。我把葷燙好，端給爸爸喝了。最後一眼的久久地看着他睡去。然後又幫着媽媽料理好家務。我的眼淚禁不住掉下來了。媽媽還不知道，再過五分鐘，她最親愛的女兒，就要離開她遠去。我愛媽媽，就因為這樣，我愛更多的媽媽。當媽媽有一天認識到這點，她將不會再抱怨我。爸爸呢

，當她一覺醒來，發現心愛的女兒不在身邊，他會怎樣呢……我不敢想；但又迫得我不得不想。正是為了愛爸媽，我去愛更多的人。我這麼想着，就顧不得眼前的溫情了。哥哥，這點你是了解我的……]

我心緒不定。應該怎樣說呢？她有一個這樣的哥哥。這個哥哥在一個長時期里曾經是引導她向前走的火把，曾經是她模仿的對象。今天，她的脚步比起他來更穩、更踏實。他有這樣一個妹妹，一個平平凡凡的妹妹，一個祖國到處都有的好姑娘，他應該深深地為她高興，也應該為自己的不幸而哀悼。

妹妹走了，將會給家庭帶來什麼呢？年邁的母親，多病的父親……他們將怎樣呢？我不敢往下想……

要來的事終歸要來，越不敢想的事，你能說它就不來嗎？

一封急電，帶走了我整個的心；爸爸終於去世了。我讓沉痛肯(口旁)吃着心。也許，在他還沒有咽下最後一口氣時，他還在怨恨女兒的不辭而別，他還在期望有一天女兒終於跪在他的床前伺候着他，但他終於失望了。母親呢，含辛茹苦地忍受幾十年的苦痛，為了

亞洲的土地爆發一聲巨响

今天我睜開眼睛，
我的腰挺得比以前更直，
我的頭抬得比以前更高，
我的話說得比以前更大聲，
我看到的 world 比以前更光亮，
因為亞洲的土地爆發一聲巨響！

街上人們愉快地談着，
廠里人們豪邁地說着，
咖啡店里巴利旁，
到處人們驕傲地談着，說着
我們亞洲人就要改變天地！

我們高高地翹起大姆指說，
我們亞洲人！
我們驕傲地，光榮地說：
我們亞洲人！
亞洲人再不許侵略者，
在我們面前耀武揚威！

過去，他們把我們亞洲人的血汗，
一船船載到倫敦，紐約，
過去，他們用大皮靴，
橫蠻地蹂躪我們亞洲人的土地。
今天我們要說：
[今天，你們不滾出去，
明天，你們就要葬身在太平洋底！
今天，你們不滾蛋，
明天，你們就要剩下一條腿！]

[滾回去！滾回去！
滾回你們自己的土地！
亞洲人的土地，不許你們佔領！
你們用武力，
我們亞洲人就用武力！！
你們有原子彈，
我們也有原子彈！

亞洲人

兒女，她付出一切可以付出的代價。如今兒女又長大了，苦難的生活將隨之改變。可是，一個困境才挨過去，另一個波折却又迎頭打來。是女兒的叛逆呢？還是……當我回到一別多年的家鄉。媽媽老遠地倚在碼頭上顫巍巍地眺望。當她看到多年不見的兒子回到自己身邊時，眼淚禁不住

不住滾滾地沿着爬滿皺紋的臉頰潑潑落下。

[阿萍自己走了……] 冒下不勝悲感。[這倒好。不然，那批狗傢伙把家裏搞得天翻地覆，還把你生着病的父親拖去[密查拉]，說是沒有報告……]

回到家里，一片冷落。那往日讀書的房子，報紙雜誌零零落落掉滿地上。

母親顫巍巍地擲動身子到我房裏來，抖抖地從腰包里掏出一封信。緊緊提著遞給了我。

(待續)

揭穿工人叛徒的嘴臉

◀支持電車工友的合理要求▶

殖民主義者與反動政府費用“共產黨”之名來對付反抗它們的一切力量，這是它們進行鎮壓和迫害人民時，所能提出的唯一“理由”。

近來，却有人用“共產黨”之名來恐嚇自己所領導的工會會員，這倒是一件從未聽過的事。

充當行動黨工具的全國職總秘書長蒂凡那，最近以電車工友顧問之名而“領導”了工會的執委會向電車工友提出辭職。原因是他不能接受工友向資方提出的要求；其不能接受的“理由”是：騷亂時期，電車老板沒錢賺。蒂凡那的這種言行，不能不使廣大勞動群眾感到憤怒。

首先，必須指出，有關騷亂時期所帶來的經濟衰退問題，工友是沒有承擔“彌補衰退”的義務和責任的，應負引起騷亂責任者恰恰是行動黨和聯盟政府；因為他們才是製造騷亂事件的真正禍首，一切損失應由他們去彌補和負責。任何人如要藉着騷亂問題來拒絕工友們合理的要求，或是以欺騙和壓制的手段來對待工友，都必然會被暴譴和受譴責的。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來評，顯然地蒂凡那對待電車工友的態度，已赤裸裸地暴露了其出賣工人利益，和情願充當資產階級和壟斷資本家的維護者。蒂凡那不敢

面對工友的要求，反而把工友的合理要求說成是“共產黨、反國家份子在搗亂”，這種以最下流的政治恐嚇手段來對付自己所“領導”工會的會員要求，確實是太過粗暴和恣意了！任何一位有正義感的工人，都要強烈地譴責蒂凡那對電車工友的輕視和壓制。

人們不禁要問蒂凡那：在工友的要求都還沒提出和老板進行談判前，你怎麼知道老板不會接受呢？你到底是工人代表還是老板的代言人？為什麼面對工友的決心時，你竟懦弱到這樣的地步，要以辭職來逃避責任？為什麼你又以“共產黨”之名來詆譭和恐嚇自己的會員，如果根據你所說是“共產黨在搗亂”，這豈不是說明你所領導的“民主職工運動”是失敗了嗎？因為你的話連自己工會的會員都不能信任，你還有什麼話可為你的辭職說明理由？

任何一位有責任感的工會負責人，決不願專橫地反對和阻止工友

們的合理要求，誰要是妄想在工人利益的問題方面進行欺騙和出賣，誰就是工人的叛徒！

—秋—

美華膠廠工會代表權投票

“膠業”獲勝

本邦武吉知馬七英里美華膠廠全體工友，於本月十七日（星期六）假廠內由勞工部主持一次工會代表權之秘密投票。該廠全體工友本屬本邦膠業僱員聯合會之會員，由於[勞商]份子企圖通過其爪牙在廠內惹是生非，分裂工友，搶奪[膠業]的領導權。但是，美華廠工友已作了明智的抉擇；在129人之投票人數中，89票支持[膠業]，[勞商]僅得38票，不屬任何工會/票，廢票/票，[膠業]以絕大多數票擊敗[勞商]，繼續代表該廠工友。

[膠業]於美華廠投票揭曉後，向報界發表一篇聲明。聲明中說：

「今天，仗着勞資政權壓力及其工賊，以其謊言謬論，竭盡所能地分裂左翼工會組織，但皆不得逞。

“勞商”份子自揚其言它是維護工友的一個組織，但是，今天已漸漸地被廣大工友群眾所唾棄。最近[勞商]份子所提出的[增產計劃]，實際上是犧牲工友利益與諂媚資方的一項計劃，在這項計劃下，工友都得犧牲十五分鐘用午餐的時間，同時，年假、病假都得放棄，這是多麼不負責任與不照顧工友健康的一項計劃，在工選上創下為資方大獻殷勤的一頁污史。

[美華廠工友投票選擇了[膠業]，並不是偶然的。這明確地證明了左翼工會是被廣大工友所擁護，[勞商]份子雖通過恫言與欺騙工友，但大部份工友依然擁護[膠業]，謊言謬論僅能蒙騙少部份工友。

聲明最後說：「本會將繼續合約字的談判，以符合工友的願望。」

反迫害，求生存

合成米粉廠罷工工友訪問記

人們不難想像，一個在夜間工作，白晝只得到數小時休息的人，在精神上和肉體上將會蒙受怎樣的痛苦；然而，合成米粉廠全體罷工工友，有許多就是在這樣的痛苦生活中，挨過了十餘年……

合成米粉廠工潮是在本月十六日爆發的。男女罷工工友有十七名，這些患難中的兄弟姐妹，受到工會的關懷與工友們的熱烈支援。筆者也於本月十八日晚連同廠商小坡區數十名學員及幹事，在負責人領導下，到樟宜十條石訪問了合成廠的工友們。我們受到了工友們熱情的歡迎，對於我們的訪問，工友們感到無比興奮與鼓舞，大家圍聚在廠旁邊一個露天草地上，開始那真誠而意義深重的交談。

在會談中，廠工友代表以悲憤心情，傾訴工友們受到的非人的待遇：「……諸位親愛的小坡區工作人員，當你們聽到了合成廠工友們的工作時間，你們一定會感到吃

驚！我們每天工作十數小時，一一從下午六時起，做到九時止，略吃些點心充饑，便一口氣做到天亮，天亮後，再把製成的米粉拿出來曬太陽，之後，才可以到床上睡覺。就是睡覺時也不能安心，時時要提防天會不會下雨，擔心米粉被淋濕受損壞，工友們不但沒有得到合理的待遇——勞工法令下所給予的權利，（例如超時津貼、年假、病假、公共假期休息的既得權利）還要遭受貪婪不厭的老板的欺壓，老板們動不動就開除工友，實屬工友，截至目前為止，已有七八名工友遭資方開除了。這一次，資方又藉

（轉入第六版）



